

“我在湖南的博物馆里修文物”——

独家揭秘：湖南修文物的“手艺男神”

文、图：今日女报/凤凰网记者 陈寒冰

前段时间，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于中央电视台9频道播出，走红网络的同时，故宫里那些“神乎其技”的文物修复师们，也成为了众多女网友心目中的“手艺男神”。

可不是嘛，文物修复师修复一件文物的时间动辄就以年计，当是沉得下心的专注之人，不会出去乱玩，让女人放心；坏了几千年的文物都能修复好，用这份心灵手巧来对付家中那些个修灯泡、拧螺丝的活计，必定不在话下；再者，文物修复师也绝对的心细如发，当然更懂得疼人……女网友巴巴的数了一大堆好处，直呼嫁“国民老公”、“韩国小鲜肉”，不如嫁给这群知识渊博且技艺非凡的“男神”，更接地气儿。那么，在咱们湖南是否也有这样讨人喜欢的“手艺男神”呢？

答案是肯定的。长沙是国务院公布的首批24个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其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当然需要“手艺男神”出手呵护。

近日，今日女报/凤凰网记者就走近湖南的文物修复师，看这群城市历史与现代文化的“对接人”如何让残破的文物重新焕发生机：不论外界如何纷扰，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坐在工作台前，心静如水，用灵巧的双手和追求完美的“匠人精神”，默默守护着流传千年的文化瑰宝；而每当人们在博物馆展厅为那一件件精致完美的文物而倾倒时，这背后，则是修复师们日复一日与文物进行超时空“对话”的寂寞与清苦。

“黄埔一期”文物“医生”毛志平： 天天和价值连城的文物相处，自找乐趣



“还是喜欢看文物修复的书籍，有点空闲就想去库房里修复文物。这行干了二十多年，很难割舍得下。”6月7日下午，当今日女报/凤凰网记者走进长沙简牍博物馆办公楼时，副馆长毛志平正埋首于文物保护书籍，几十年如一日地做着他的研究。

从北京大学文物保护专业毕业后，毛志平参加了新中国第一期文物保护工作人员训练班，并成为我国第一批拥有文物保护毕业证的专业文物保护师。由于这一期训练班在中国文物保护工作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因而也被文物保护界喻之为“黄埔一期”。

“在北大学习时，就有故宫、国家博物馆、社会科学院的师傅给我们上课，后来我又在国家博物馆实习了半年。1995年毕业后，我进入长沙市博物馆工作，成了馆里首位专业的文物修复师。”毛志平记得，刚进单位时，他一个月的工资只有400多元，除去生活开销所剩无几。“读书时，故宫的老师傅就告诉我们，文物修复是清贫的活计，不但要事事追求完美，更要耐得住寂寞。”

毛志平一头扎进了文物修复及保护工作里，但他的这份热爱与投入，并未得到妻子的理解。2004年左右，从护士转行“下海”的妻子赚到了“第一桶金”，便一直游说毛志平和她一起去赚钱。“她最后对我说，

“如果我能赚钱给她买辆车，她就安心地和我过下去。”可这对于当时年收入只有万余元的毛志平来说，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妻子忍受不了这份清苦，终是离开了。

“其实做文物修护工作的人收入都不高，能在这个行当里继续留下来的，都有一颗坚定的心。”毛志平说。

此前，国家文物局曾做过调查，全国文物系统的3000多件馆藏文物中，半数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损，而真正从事文物修复工作的专业人员，全国也不过2000人。也就是说，2000位文物修复师需要面对1000多件待修复的文物。

“湖南能对文物进行独立诊断并进行修复的专业匠师不足30人，这其中还会有一些年轻师傅中途离开。毕竟，还是太艰苦了点。”对此，毛志平无奈，却也理解。

去年6月，毛志平从长沙市博物馆副馆长的位置被调到长沙简牍博物馆担任副馆长，自此，他不需要在一线进行文物修复工作了。“但还是会心痒，我就去库房里头转一转。这些待修复的文物就像我的老伙计，摸着了才踏实。”对毛志平而言，只要跨进文物保护室的大门，他就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外面的纷纷扰扰都被自动屏蔽掉了，而那些沉寂的珍宝，正等待着他去“妙手回春”。

古老文物的现代“跨界”： 化学专业的他和中国最古老的书籍起了“化学反应”

相比科班出身的毛志平，刚30岁出头的金平则是典型的“跨界”——“我是湘潭大学化学专业毕业的，很多人都没想到，我还能跟文物打交道。”

金平是目前长沙简牍博物馆唯一的文物修复师，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对馆藏的简牍进行修复及保护。简牍，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书籍形式，长沙简牍博物馆则是目前世界唯一的一座集简牍收藏、保护、整理、研究和陈列展示于一体的新型现代化专题博物馆，展厅面积6000平方米，而库房面积就有3000平方米。金平说，简牍馆的藏品主要为1996年出土的14万枚三国孙吴时期纪年简牍和2003年发现的2万余枚西汉初年纪年简牍，另外还有青铜、漆木、书画、金银等其它藏品约3500件。如此

之多的文物，金平是它们最全能的“管家”。

“毕业之后，我先是去了长沙市考古工作队（现为长沙市考古研究所）。第一次见到简牍时，我很难相信那一坨软趴趴的黄泥居然会是珍贵的文物——刚出土的简牍就像煮烂的面条，你完全拿不上手。”从化学专业“跨界”到文物修复，金平要学的东西比其他人更多。摸爬滚打了十余年，金平算是小有心得。

“比如‘取简’，简牍被埋藏于地下，竹质材料保存状况较差，造成提取困难，通常需要隔板整体铲取。再如‘清洗’，先简单地用毛笔把污泥洗掉，再进行脱色、脱水处理，这个过程需要好几年。之后小心地用线条缠好，再用玻璃片固定，最后包装，并放进库房长久保存。”金平说，

简牍保护非常复杂，修复工时通常是以年为单位，除了专业，耐心是绝对不能少的东西，“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修复和保存，就是个大工程”。

工作繁重，报酬却不算高。从最初入职时500元一月的工资，到如今收入实现翻番，金平说，要论金钱，那这份工作只能跟自己比，不能跟别人比。“我有些同学去了企业，有些人出国谋生，收入都比我高。不过，像我这种性格内向又比较‘宅’的人，做文物保护工作，算是对了胃口。”金平介绍，在湖南省的文物保护工作者中，有不少人是从化学、物理、生物等专业跨行而来，而留下来的人，大多都是内心有所坚持，才能在静幽的工作台前，一守就是许多年。

“85后”修复师： 修复字画就像为文物“整容”



2013年，张兴伟修复的清代书画作品《改琦设色人物龙图》。

从大学里招聘到的第一位字画文物修复师。

盯着眼前的画作残片，仔细辨认核准，张兴伟才小心翼翼地用镊子把残片拼接上去。看着他的动作，旁人大气都不敢出，张兴伟镇定自若，拼接完后才回头一笑：“完成！”

虽然脸上还带着些稚嫩，但

张兴伟在湖南已经算是小有名气的字画修复师了。长沙市博物馆展出的湖湘名人书画作品，基本都由他修复而成。

张兴伟话不多，但当今日女报/凤凰网记者和他来到文物修复室，谈及字画修复的种种时，他瞬间就活跃起来。“把文物拿到修复室后，第一步是拍照，然后制定修复方案。字画年代久远，‘病症’也各不相同，有的是‘骨质疏松’，一摸就成‘粉’，有的是霉变，有的是残缺。文物修复前先要进行信息采集，之后要经历撰写文物修复方案、准备材料、具体修复、拍照入库等步骤。具体到字画修复就更加复杂，整个过程需要30多道工序，包括清洗、揭裱引补、全色（接笔、补色）等，都是细致的手工活。”张兴伟说，字画对温度和湿度要求很高，最怕气温骤变。

（下转 A05 版）